

中国古代才女传
BIOGRAPHIES OF ACCOMPLISHED
LADIES IN ANCIENT CHINA

烟柳倾尘 柳如是

徐佳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烟柳倾尘

柳如是

徐 佳
— 著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柳倾尘：柳如是/徐佳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

(中国古代才女传)

ISBN 978-7-5656-3705-6

I. ①烟… II. ①徐…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4149 号

YANLIUQINGCHEN: LIU RUSHI

烟柳倾尘——柳如是

徐佳著

责任编辑 刘冉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编 100048

电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址 <http://cnupn.cnu.edu.cn>

印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13 千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总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女性大多只是黯淡而模糊的存在。作为男性社会里的弱势群体，她们常被打上附庸者的标签而愈显卑微与不幸。

然而，正史虽少见女性身影，各种笔记、诗文中仍不乏关于女性生活和创作的诸般记载。即使大多数女性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之外，依然有某些不甘雌伏者或以丰沛的生命力，或以颖异跳脱之才情个性将一己之名永远镌刻在千百年的时光记忆中，供后人感叹。比如夜奔相如的卓文君，有林下风致的咏絮才女谢道韞，以《悲愤诗》名世的蔡文姬，唐代女诗人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朱淑真，明季以不俗才情与识见名动士林的奇女子柳如是，等等。有清一代也是才女群出、众芳争艳，赋诗结社之外，尚有以女塾师、女画师身份自谋生计者。女性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堪称前代未有。这些事实





提醒我们，纵然数千年来女性始终处于被压抑、被忽视的境遇中，却同样拥有自己的生活、情感与文学创作。

首先，古代女性虽长年闭处深闺，但并非如后人臆想般过着一潭死水的生活。谢道韞可以与叔父及诸兄弟雪天赋诗，可以借青绡步障为小叔解围；李清照则意兴飞扬，携酒泛舟，乃至“沉醉不知归路”，亦曾与丈夫顶笠披蓑，踏雪寻诗。到了明清两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日趋丰富，传统的闺训妇德已经无法阻止她们向外探寻的渴望与脚步。《秋灯琐忆》里女词人关氏（秋芙）于溽暑与丈夫冒大雷雨同游灵隐，题诗鼓琴，水应云和间几忘身在人寰。而秋夜或放舟湖上，或登亭淪茗夜谈，逸兴幽情使人神往不置。才女沈善宝在其所著《名媛诗话》中，不只一次记载了少女时与家人月夜泛舟西湖之乐，所谓“月明如昼，荷气袭人，清风徐来，水天一色”。成年后她常与闺友相约出游，有时探梅访竹，有时联步芳林，当中时时夹杂着飞笺唱和的诗意雅韵，从容洒落处堪与男性文人颉颃。普通女子如《浮生六记》之芸娘，非止与夫君偕游太湖，笑谈畅饮至于酩酊，甚且改扮男装，偷偷与沈复外出游乐。至于往来于名士之间的名妓柳如是、王微、李因等，因身份关系拥有更多的自由。王微曾往来西湖，遨游三楚三岳。柳如是则扁舟一叶，放浪湖山，与高才胜流相交游。初访大诗人钱谦益时，乃着男子服，“神情洒落，有林下风”；与文士尺牋往还，自称为弟，而非“妾”。性情之豪宕自负，行事之脱略不羁，鲜有人能与其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古代女性的闺中生活，也不尽如后人所认

为的那样仿若囚笼般困顿枯槁。在有限的闺阁天地中，她们同样拥有属于一己的充满诗意的恬然时光——“轻磨翠墨，慢调银管，闲谱新词”(陈珍瑶《眼儿媚》)；“小红呼不应，知去催春茗，最好晚凉生。玉箫吹一声”(王倩《菩萨蛮》)。充满茶香书香的深静闺阁里，自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安定感、归属感。而诗书之外，女性独具的灵心慧思也折射出她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除本系列书中所描写的才女们，另有如董小宛于归冒氏后品香、插花、酿露，乃至腌菜、制豉，无不巧夺众意，引人叹赏。芸娘身为贫士妻，既深谙省俭便给的日常之道，又能以纱囊撮茶叶置荷花中取其香气幽绝。秋芙不仅词笔秀逸，也曾以戎葵叶汁杂云母粉制绿笺，拾桃花瓣砌字作词，遣小鬟斲春笋以盐菜煮食。种种慧巧处，至今思之犹觉可人，无怪林语堂先生说芸娘与秋芙是古代中国最可爱的两个女子。

其次，尽管文坛始终是男性的天下，尽管属于女性的声音始终微弱，但她们的创作从未停止过，她们的声音从未消失过。几千年的女性文学自有其漫长、艰难而未曾间断的发展史。她们的笔下，大多是爱与愁的咏叹，如卓文君《白头吟》、唐琬《钗头凤》等，皆能道出女性对爱情失意的伤怨与郁恨。而李清照、朱淑真两位女词人则以细腻婉雅的词笔表现种种复杂深挚的思恋与哀愁，朱淑真更大胆说出“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清平乐》)这样热烈而痴迷的情感告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创作题材与视野并非仅局限于情爱的范畴。蔡文姬《悲愤诗》通过一己遭际描写汉末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种种不幸，情意真挚，



动人肺腑。宋末徐君宝妻《满庭芳》、王清惠《满江红》，以及被元兵掳往北方的诸多南宋宫人的思念家国之作，无不流露出沉郁的故国之思与深切的爱国情怀。与其遥相应和的是明末清初的才女们，如徐灿、王端淑、商景兰、黄媛介等，亲历易代的她们往往将黍离之悲与身世之慨融为一体，无尽沧桑中寄寓着对前朝的深深追念与眷恋。此外，明清时期女性意识的滋生使得不少才女开始关注自我的独立人格，看重自身的才情与能力，从而产生对生存处境的质疑不满和性别角色的苦闷。这方面，清初的顾贞立与清中叶的吴藻是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吴藻的意识尤为大胆激进，曾作《乔影》及《饮酒读骚图》，在臆想中化身男子以曲折地发泄对有才无命、男女不平等现实的牢骚怨恨。当然，女性文学所包涵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如上所述，他如题画、游情、人生感慨、亲情友情，乃至咏史怀古，都是才女们乐于表现的主题。她们笔下的情感世界，绝非今人想像的那样局促狭隘。

总之，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女性的存在虽然黯淡模糊，她们依然通过手中清美的词笔与天赋的颖慧才情努力留下了自己微弱而独特的声音，一如本系列原创文学传记所呈现出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了彼时彼境中那些鲜活的生命影像、美好的生活印记和幽微婉转的情思意绪。而这一切，需要我们抛开性别的偏见，静静阅读、思索与聆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赵雪沛于戊戌元旦



● 自序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第一次听说柳如是，似乎还是因为陈寅恪。

那是1999年的少年时代，读到一本关于史学大家陈寅恪的传记。读后才知道，陈先生在目盲足痹的风烛残年，竟费十年之功，口述了一位风尘女子的传记。

他视她为千古知己，甚至把书斋改名为“金明馆”“寒柳堂”，只因喜好吟诵她的一阕《金明池·咏寒柳》。

陈寅恪口述的记录者黄萱曾感慨道：“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这位奇女子，自然便是柳如是。

陈寅恪平生座右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曾用于二人身上，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柳如是。

那套《柳如是别传》从此成为我的案头书。然而，关于这套书的诸多疑问却多年未曾冰释。陈寅恪为何这么做？这女子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这样的好奇心一直保留到念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又系统阅读了柳如是及其平生交游的著作，比如柳如是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陈子龙的《安雅堂稿》，钱谦益的《牧斋杂著》等。

读其书，想见其人。这些泛黄的文字，从那个山河破碎的乱世漂泊而来，浸染了那时的风雨飘摇，也勾勒出那些曾经灿烂鲜活的面容。我亦置身于他们的染柳烟浓，追随他们的满眼韶华，与他们一起行吟坐啸、泛舟江湖，一起酒垆酣醉、拔剑击柱……

这一众人物里，最令人动容者依旧是柳如是。在对柳如是其人、其时代抱有“了解之同情”后，我似乎明白了陈寅恪的苦心孤诣。柳如是超越了她同时代的其他男子与女子。

气质脱俗，才华横溢，敢作敢为，不羁陋俗，明于大义……这些词用在她身上，似乎都是对的，又仿佛远远不足以概括其传奇跌宕的一生起落。

很多年过去了，漂泊长安，奔波稻粱，当年读的那些

书，文字大半忘却，精神、情怀、意境却在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渐渐，各种机缘际会，这种子自然萌发，便有了这本小书，呈现给读者诸君。

“一卷写罢头飞雪”，如果没有身边家人与朋友的支持、帮助，本书也不可能顺利写完、面世。感恩萦怀，文字难谢。

另外，虽然拙作篇幅并不长，笔端却倾注了我十余年的感情与精神，在写作过程中，我重温了陈寅恪先生的旧著，亦重新遍读了柳如是、陈子龙、钱谦益、夏完淳等人的著作，从现实世界出发，踏马疾行于漫天飞雪之中，乘舟缓行于满天繁星之下，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终于一路追寻到了那个最难让人忘却的时代——明末清初。

本书虽只是一个“故事”，然除部分情节有文学虚构的手法之外，绝大部分是于史有凭的，依托了基本的史实和史料，力求还原明末的众生之相。

戊戌元月，简笔以序。

“垂杨小院绣帘东，莺阁残枝未思逢。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春日渐近了，带上这本书，一起去江南看桃花吧。

作者 徐佳

2018年1月





● 目 录

- 一 杨影怜 / 001
- 二 陈子龙 / 015
- 三 如初见 / 024
- 四 周阁老 / 035
- 五 忆旧游 / 046
- 六 佛娘娘 / 056
- 七 七夫人 / 066
- 八 宋相公 / 077
- 九 误终身 / 088
- 十 花魁会 / 105
- 十一 徐公子 / 123
- 十二 眉公宴 / 139





- 十三 相见欢 / 150
十四 江湖路 / 161
十五 赴长安 / 172
十六 风波恶 / 184
十七 史可法 / 196
十八 生别离 / 212
十九 岳王庙 / 227
二十 钱牧斋 / 242
二一 白头翁 / 253
二二 亡国恨 / 266
二三 扬州梦 / 277
二四 萧墙祸 / 289
二五 故人心 / 301
二六 犒三军 / 309
二七 凉如水 / 320
二八 红豆泪 / 331



一 杨影怜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这一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只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平凡无奇的一个年头，风调雨顺，谷物丰满，太平景象依然如故。

一个叫陈舜的书生出生在这一年，多年以后，他回忆父母讲述那时情景：

予生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乱离见闻录》）



唯一的一点儿小插曲是那一年的四月份，北风把塞外的风沙刮入京师，同时“刮”来了关外建州女真部落造反的消息。

猎猎北风，萧萧马鸣，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上天，起兵反明，虽然檄文尖锐刻薄，但在朝廷看来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这类“蛮荒之地”的小麻烦，甚至还不如云贵土司的抗拒官军更能刺激皇帝的神经。后来庙号“神宗”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已经在位快半个世纪了，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强势无比的张居正也罢，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日本)也罢，这些叱咤风云的对手统统都被他熬死，北方草原的瓦剌、鞑靼已经休兵互市，东南沿海的“倭患”也早已偃旗息鼓。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举目望着天空，视线覆盖着大明士民所能认知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除了秦皇汉武也无法抵抗的时间杀手之外，他似乎已无对手。

也正是在这个春天，他专注于一件事，就是为他的孙子朱由校精心挑选一位好老师。或许是隔代亲情使然，老皇帝耽误了自己的儿子读书(太子朱常洛直到十三岁才开始认字，基本上是半文盲)，就要在孙子那里予以补偿。这件事近在咫尺，对于年近花甲的天子来说，更是迫在眉睫，远远比千里之外面目模糊的建州更为重要。

北方的朝廷尚且如此，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更是一片燕舞莺歌。

“苏杭熟，天下足”，这里是帝国最重要的粮仓，江南

的粮食、布料和赋税是维持大明帝国机器运转的必需品。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这里的人们便专注于种田、织布、行商、念经、听戏、喝茶、造园子，整个江南弥漫着湿漉漉的六朝烟水之气。

诗人顾梦游写诗回忆云：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
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飨笙歌次。
一夜扁舟价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
佳人向晚倾城来，只贵天然薄珠翠。
不知芰泽自谁边，楼上舟中互流视。
采龙斗罢喧未已，蜿蜒灯光夜波沸。
偶将一叶到中流，半夜移舟无桨地。

太湖之畔的嘉兴更是如此，此地东临大海，北望太湖，南倚钱塘江，西接天目山，独占形胜之地。读书风气也很浓郁，有明一代出了几十位进士，城乡处处可以听到琅琅读书之音，伴随着江南的杏花春雨声，格外悦耳。

同样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嘉兴城郊的一位杨秀才也等来了上天赐予的礼物。他考了二十年科举，一直考到双鬓发白仍止步于秀才，于是索性厌弃功名，安心回乡教书，在家族里的学堂教同族子弟读书，与老妻相依为命，并无子嗣。

某天夜里，杨妻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她抬头



望见满天都是星辰，一弯新月高悬空中，在众星拱卫之中散发着万里清辉。忽而一个形状类似飞鸟的身影从月亮上飞掠而下，还没落地便发出一声清唳长鸣。

杨妻顿时惊醒，给丈夫细细描述了这个梦。不想，未过得数日，杨妻竟有了身孕，杨秀才喜出望外，忆及这个怪梦，心下更为欣然。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杨妻顺利诞下一个女婴，向来不善饮酒的老书生立即去街上沽了酒、称了肉，招呼四邻来吃。

等众人酒足饭饱散去了，老秀才还兀自抱着一壶残酒。

杨妻笑着嗔怪他道：“光顾着吃酒，还没给咱们姑娘取名字呢。”

杨秀才闻言，挠了挠花白的鬓角，踌躇道：“子曰……”

“快别‘子曰诗云’的了，我可不想让她长大后像你一样酸不可闻！”

“夫人且听为夫说完啊，子曰‘仁者爱人’，就单名一个爱字吧，容后再给她想个表字。”

“这名字倒也用得，不过表字就算了吧，一个姑娘家，有个名儿叫着便好，却要什么表字来？”

杨秀才皱了皱眉，念叨着：“我老杨的女儿可不能做那凡俗女子，须眉男儿皆有表字，吾家之女何以无有？”

杨妻轻叹道：“这转眼的工夫，又犯浑了。”

杨秀才方神态舒缓，慢慢抿了口酒，又突地拍了下大

腿，张口道：“夫人，还记得你不久前的那个梦么？不是梦到有一个朦胧的身影从月亮上飞下吗，就取个‘影’字，叫‘影怜’何如？《说文》有云，‘怜者，爱也’，刚好合了名字之义……”

于是，杨家小姑娘杨爱便悄然来到了这个世界。她生下来即玲珑粉白、玉雪可爱，特别是一双清澈流光的大眼睛，似乎总含着浅浅的若有若无的笑意，她也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经常胡乱哭闹，颇是惹人怜爱。

待她大些，杨秀才常常带她到学堂上去，听那些“子曰诗云”。当其他学生们摇头晃脑念诵诗文之时，小杨爱口中也絮絮叨叨的，似乎在跟着一并吟咏。学生们听到往往俯仰大笑，杨秀才也一改平日的严肃神情，慈爱地望着自己的小女儿。杨妻则在地里忙完农活，匆忙赶回家煮好茶饭，虽多是平素寻常的粗茶淡饭，一家人生活得倒也闲适自在。

然而好景不长，杨爱长到五岁上，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了嘉兴。

那日入夜，杨秀才去府城办事回来，才进府门便开始高热不退，极似瘟疫初起的症状。

翌晨，天色尚未大亮，杨氏宗族的族长便闻讯赶来，隔着杨府大门问着里面的症状。杨母在屋内耳闻着族长亲临，忙奔出屋去要央他请个郎中。

谁料，那族长一听说杨秀才发了热，立马变了脸，招呼着家族里的青壮汉子，把杨家院子的大门锁住，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出。